

## ※ 序跋選錄 ※

# 《落木菴詩集輯箋》導論

嚴志雄\*

今者，謝正光教授與筆者合作整理、輯箋明清之際吳中（蘇州）詩人徐波（元歎，1590-1663?）《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二集及集外諸詩文、相關文獻，成《落木菴詩集輯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一書。

元歎《浪齋新舊詩》刊於明天啟末崇禎初，《天池落木菴存詩》問世於清康熙初年，距今也已將近四百年矣。二書傳世甚稀，晚清以還，獲睹元歎集者，徵諸載記，屈指可數。上世紀一九五〇年前後，王培孫先生（1871-1952）收得《天池落木菴存詩》，珍而藏之。不旋踵而國家經歷莫大動蕩，嗣後是書若存若亡，世莫知其所在。元歎《浪齋新舊詩》原本，似亦未見近世學者提及，以其潛藏無蹤故也。（清光緒間《滂喜齋叢書》收入《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一種，內容顯係摘自上述二書者，詳下。）

數年以前，筆者經多方訪求，最後於上海圖書館覓得此二書，幸矣！二詩集現況大體完好，但已遭蠹魚飽腹若干字，此亦無可奈何之事也。

《落木菴詩集輯箋》今以新式標點排印，輔以謝正光教授及筆者的校箋、導論，以現代「整理本」形式出版，相信對明清文史研究不無裨益，而讀者賞覽元歎詩，亦較方便。

下文對明清之際徐元歎其人其詩略作述介，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界之垂注及興趣。

## 一、徐波其人

明清之際徐波元歎者何人哉？

---

\* 嚴志雄，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中國古典詩學研究中心主任。

元歎於其時詩名甚藉，為人所稱揚，歿後卻默默無聞，從未為研究者所重視，其詩集亦若存若亡。

明清之際投贈元歎詩文者甚夥，且徐詩入選於其時詩選者亦多，可見元歎於明清之際詩壇曾有一席之地。元歎早歲與竟陵鍾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4)遊，詩近「竟陵體」(或稱「鍾譚體」)，今傳鍾惺《隱秀軒集》及譚元春《譚友夏合集》中，贈或詠及元歎之詩、文近二十題。元歎又與錢謙益(牧齋，1582-1664)為老友，屢屢現身於錢氏《初學集》、《有學集》、《尺牘》中。他如時人馬士英(1591-1646)、董斯張(1587-1628)、范允臨(1558-1641)、顧夢游(1599-1660)、茅元儀(1594-1640)、沈德符(1578-1642)、杜濬(1611-1687)、龔鼎孳(1615-1673)、盧世淮(1588-1653)、吳偉業(1609-1671)、徐枋(1622-1694)、汰如明河(1588-1640)、蒼雪讀徹(1588-1656)、弘儲繼起(1605-1672)、釋鑑曉青(1629-1690)等集中亦屢見元歎蹤影。嗣後如王士禎(1634-1711)、沈德潛(1673-1769)、翁方綱(1733-1818)等對元歎亦甚景慕。

元歎所著諸詩集時人得讀，其《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二集，分量且不輕。然而，教人大惑不解的是，元歎其人其詩終究如曇花一現，並未進入影響後世的詩歌創作或批評傳統，於近現代所為文學史或相關論著中，亦只因其屬竟陵一脈而稍微被談論到。元歎可說是一位被遺忘了的詩人。

《清史稿·文苑傳》有元歎小傳，甚簡略，僅五十餘字，云：

徐波，字元歎，吳縣人。少任俠，明亡後，居天池，搆落木菴，以枯禪終。詩多感喟，虞山錢謙益與之善，贈以詩，頗推重之。有《謚簫堂》、《染香菴》等集。<sup>1</sup>

關於元歎，清代撰述，牧齋以外，唯王士禎、沈德潛二家稍可觀，餘則多襲自王、沈記文(牧齋相關詩文，請看本書「唱酬題詠」所收錄者)。王氏《感舊集》中，收元歎詩九首，又於《池北偶談》中述及元歎，云：

吳中詩老徐波元歎，康熙初，年七十餘尚在。居天池落木菴，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往還。虞山先生寄詩云：「皇天老眼慰蹉跎，七十年華小劫過。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落木菴空紅豆貧，木魚風響貝多新。常明燈下須彌頂，雪北香南見兩人。」元歎自撰〈頑菴生壙志〉，云：「喜登

<sup>1</sup>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卷484，頁13323。

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又為〈落木菴記〉，云：「癸酉 [1633] 十月，與竟陵譚友夏寓其弟服膺德清署中，曉起盥漱，見予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出幅紙，俾作擘窠大字。友夏執筆擬議曰：『子還吳，可謂落葉歸根矣。』遂有此目。今三字揭諸菴門，松栝數株，撐風蔽日，元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煙，皆從此出。」事之前定如此。元歎中年，見知膠西相國硜齋高公〔按：即高宏圖，1583-1645〕，公常勸之出山，辭曰：「母病三年，子生未彌月，此身非我有也。」竟亦無後。乙酉 [1645] 後，有〈寄楚僧寒碧〉詩云：「楚鬼微吟上峽謠，中元法食可相招。憑君為譬興亡恨，雨打秋墳骨亦銷。」寒碧少游鍾譚間，此詩蓋為二公作也。<sup>2</sup>

沈德潛景仰元歎之為人，為作〈徐元歎先生傳〉，頗傳神，茲錄如後：

徐先生元歎名波，蘇之吳縣人。其稱碩菴，前代國變後所更號也。少孤向學，為諸生，旋入太學。負意氣，任俠，急友朋難，至欲為報仇，破其家不顧。喜為詩，湔除塵俗，抽思練要。吳中求同調不易得，之楚交鍾伯敬、譚友夏<sup>3</sup>。時兩人欲變王、李習見，孑孑生新、不主故常者，力揚詡之。名大著吳楚間。當是時，先生年未艾，欲留其身有為，不以文人終也。後見廟堂水火，蛾賊四起，柄國者泄泄無救時術，慨然曰：「此乾坤何等時？尚思燕巢幕上乎？」決志歸隱。鼎革後，葬父母天池山麓，遂結廬老焉。

先是慕宜興山水，流寓罨畫溪，凡數年。既往遊天台、雁宕、峴山、赤嶼諸名勝。每登臨，多懷古詩。將老，與友夏別。友夏曰：「子還吳，如落葉歸根矣。」書「落木菴」三字以贈，後揭諸菴門。松栝蔽空，縛帚掃葉，以供茶竈。事之前定，類如此。先生既結廬天池，與靈巖、中峰二高僧遊，寫像各貯佛寺，談討多出世語言，外人弗能聞也。然讀其自撰〈碩菴生壙志〉，廉悍之氣猶在簡中。先生固逃於虛空者耶？吳人士或目為迂人，或目為詩老，或目為枯禪，而識者稱為遺民，庶得其真云。

年七十四卒。無子，一女歸許氏。生平著述多散佚，今有《謚簫堂集》及

<sup>2</sup> 〔清〕王士禎：《池北偶談》，收入袁世碩主編：《王士禎全集》（濟南：齊魯書社，2007年），卷11，頁3087-3088。

<sup>3</sup> 沈德潛謂元歎早歲「之楚交鍾伯敬、譚友夏」，想當然耳，實無其事。

《落木菴藁》，藏於許太史家。太史名集，大父名崧，為先生女夫，亦有志行。

沈子曰：予壯歲過落木菴，展元歎先生遺像，題五言近體紀之，中云：「大地留書卷，香林代子孫。」既重之，亦閱之也。今相距四十餘年，中間世事，雲煙消歇，何可勝數！而高人清節，久而彌新。古所云薄身厚志，絕塵不反者，斯其人矣。嗚呼！人之可傳，果在名位乎哉？<sup>4</sup>

嗣後如吳修(1764-1827)編《昭代名人尺牘小傳》；張維屏(1780-1859)輯《國朝詩人徵略初編》；錢儀吉(1783-1850)纂錄《碑傳集》；李桓(1827-1891)輯《國朝耆獻類徵初編》；張其淦(1859-1946)撰、祁正注《明代千遺民詩詠》；孫靜菴撰《明遺民錄》等，皆本上引王、沈二記，陳陳相因耳。

今詳味王士禎及沈德潛二文，知其所據以述論元歎生平事蹟者，主要為元歎自撰三「自傳文」，即：〈自敘小像〉、〈頑菴生壙志〉、〈天池落木菴記〉。清中葉迄今，讀者學人之得知元歎，多賴王、沈二記。（牧齋著作於乾隆朝遭全面禁燬，自是以後，大多數讀者無緣得觀牧齋有關元歎之詩文記述，此亦「連坐」之一例歟？）但王、沈所述引者，僅元歎原文之一鱗半爪，美中不足矣。今披覽《天池落木菴存詩》至書末，上述元歎三文，赫然在焉。四百年前元歎文筆，復現眼前，吾人得睹全豹（雖有脫文、損字情況），何其幸哉！即此一端，已可具見《天池落木菴存詩》之可貴，其文獻價值不容小覷。元歎三文，具錄如次，讓夫子自道其生平之點滴可也。

#### 自敘小像

嗚呼！紙上之人，所謂吳下徐元歎也。其人生於膏腴之族，而貧骨一具。交游遍天下，而不好今人。雅志空門，而未能全菜。傲睨富貴，亦未能看破浮雲也。以故所如不合，動與俗忤。年二十餘，遇天台幽溪和尚，愛其英氣，以身追隨，陪歷台宕名勝。壬戌[1622]春，聽講科注於天封，始北面焉。然其宗所謂教觀，未染指也。己未[1619]冬，邂逅竟陵鍾退谷□□，□相賞激，亟稱其詩，使有聞於世。因此留心□□，□復遇此輩人，竟不得也。性耐苦吟，詩出而人傳誦。清夜捫心，殊少驚人之句，知不逮古人遠矣。閒居

<sup>4</sup> [清]沈德潛：《沈德潛詩文集·歸愚文鈔餘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卷5，頁1614-1615。

玩物，多所嗜好，以貧不能畢致，每作空觀以對治之。慕古任俠，輕性命，即朋友之讐，必不使之居於地上，或彼已解仇，而余如故也。嘗憶退谷題余小像云：「窮冬玄夜，杯酒入脣。霜花亂墮，膽氣薰蒸。脫巾擲地，思以頸血濺人。恩仇滿世，吾欲請子幻泡之身。」<sup>5</sup>八齡失怙，數有天幸，以得不死。生母梁，籍江陵，知我者謂得楚氣多也。自顧遲暮之姿，尚堪帷幄。范增七十、酈生六十餘歲，皆得人以傳。今不作此妄想矣。乙酉 [1645] 冬，廬墓天池，所居與中峰、靈岳兩大老相望，在十里內。一係四十年交舊，一則住山後皈心。空山形影，來往成三。丙申 [1656] 閏五，中峰化於金陵。龕還之日，靈岳恩禮備至，哭之甚哀，以此心益倚之，欲用為臨終嚮導，未卜緣會如何。□□□榻側必懸南來小影，則至今三人相聚也□□□丑 [1625] 歲江右舒固卿所邈，斯時猶為吳門上家，有悅豫之容，今饑寒摧抑，已非紙上故物矣。斬焉無嗣，此像必落野人衲子之手，恐不辨為阿誰。故略疏生平，并系昔年謝寫照二絕：「窳起同堂一笑喧，險將粉墨召詩魂。世人自禮淵明像，何用香薰待子孫。」「靚面無言汝亦深，祇憑微笑露胸襟。畫師落筆非無意，觀者應生歡喜心。」

又題〔按：細審本文下半，又據王漁洋《池北偶談》等之載引，此〈又題〉應即為元歎之〈碩菴生壙志〉。〕

丁亥 [1647] 夏初，相與中有破關閻黎，欲引見和尚，數數稱說。時有移家之役，未果也。又二年，始獲居山，和尚亦從淞移錫靈岳。持瓣香上謁，見如舊識，私計心為可倚以度世者，正此師也。時筋力猶健，自天池步至坡山，殆無虛月。是時南來法師亦老于林下，稱和尚為人之中傑。五六年春秋，□□□爐相對，無第四人。年六十九，臘八始克就靈岳□菩薩戒。南來二年前已化于金陵之華山，形影二人，乃有幽獨之懼。和尚懸南來像著方丈前，瓶水爐香，必自經手。每值忌辰，率諸上首至塔前設供，交遊中詔為異數。波三十年前，亦有江右舒固卿所邈小影，和尚攜去，日日幘之榻畔。波方以

<sup>5</sup> 此處「吾欲請子幻泡之身」句，鍾惺集中〈楓橋夜泊戲題徐元歎扇頭小影〉作「何難用此幻泡之身」，文義似較佳。或鍾惺題元歎扇面小像，先下「吾欲請子」數字，後整理已作，改訂為「何難用此」云云，亦未可知。見〔明〕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卷41，頁598。

親近日淺為恨，今得侍立，誠是補其所不足，豈非至幸！夫根身與畫像，莫非如幻，凡夫供賢聖像，往往蒙福。今致力於斯，不忍捐棄，非敢信其傳也。志在山水，台宕名區，凡四往。杜子美所云：「人間嘗見畫，老去恨空聞。」余得踐履其境，豈非至幸。中年流寓故鄣，家菴畫溪邊，明月峽、顧渚諸名勝，在跬步間。亂後復卜築天池而老焉。於山水之分不淺矣。喜登陟而筋力遽衰；未廢吟詩，而發言莫賞。生趣既盡，為歸土計。卒於 年 月 日，定葬於落木菴東南窆地中，與父母相望。鐫石曰：「□□□□之蛻。」刻石納藏中，銘曰：「道人與世寡諧，此亦是病。世亦棄道人乎，此或是幸。學佛學詩，所遇英特，蓋此生之盛也。眼空四海，心敵萬夫，苦無一日之柄也。目之為蔬筍之居士，江湖之散人，而終不近也。嗚呼！止於斯乎，不可不謂之命也。」

#### 天池落木菴記<sup>6</sup>

中歲卜故鄣之畫溪山水勝絕處，而無終焉之志者，以有心事。方欲用其身，未肯與草木同盡。奄忽數年，自戊辰至丙子[1628-1636]，提攜老幼，復從故鄣還吳。屆甲申[1644]、乙酉[1645]變革，老母亦於是冬見背。余亦老矣，生平交舊，肺腑都換。佛經云「如翻大地，江海悉轉」，竊竊然恐，亟思脫離。丁亥[1647]冬，葬親此山北麓，傍有隙地，遂葺茅茨，寄托數口。然去城不過□□□，未必便能超俗。如決雉竄伏叢莽，自不見人，□□人不見自也。一息十三年，始而窆柏林間，嘗有往來人影，既見余神情澹泊，已非昔人，物色遂絕。植椶引竹，三年而成。初時惟恐不茂密，未幾枝條撐柱，陰翳窗牖，僅通行逕。子美云「過客竟須愁出入」者，於斯有焉。窗外鑿池，裁可照影。畜朱鱗數十頭，油油洋洋，甚樂也。俟有巨龜雜處，人以為是能戕魚，亟撻出之。寒宵月色如洗，池發大聲，如巨桶抽汲之勢。啟窗

<sup>6</sup> 落木菴，明末清初元歎時人徐崧、張大純纂《百城烟水》云：「落木菴，在天池山中。為吾宗元歎丙舍，其額竟陵譚友夏所題也。鍾退谷因寫《支硎山圖》以贈之。」（明末竟陵派吳門四詩家，曰徐波元歎、劉錫名虛受、張澤草臣、葉襄聖野，而元歎為巨擘。靈岩繼和尚捐資刻元歎詩，庵因歸靈岩。）見〔清〕徐崧、張大純纂輯：《百城烟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卷2，頁137。《百城烟水》謂鍾惺曾贈元歎以《支硎山圖》，疑誤。從元歎此記可知，「落木菴」之名，乃譚元春所擬議者，其事在崇禎六年癸酉（1633），時鍾惺已下世將近十年，不可能製圖為贈。元歎友徐枋則曾繪《落木庵圖》，頗疑《百城烟水》實指此事。

微睇，有物像蝟，頭銳而面圓，似有口鼻，毛茸茸不可辨，狀極可憎。破層冰直至水際，出魚噉食。迨水泮日，遂無纖鱗，土人所謂搗鱗糞也。向遷怨於前之所出，使余不獲與龜、魚作主人者，實是孽也。獨念山中有菴，菴復有我書畫，零星隨身杯器，本來非有，悉我識神變現，如夢中物，神一朝去之，此等隨滅，復為他人夢中所有。余神西邁，受用勝妙色聲，變坑坎為琉璃□□□為□□□□□有，不堪一噓，蓋無始來世□□□先□□□世界壞後，此識無恙。善逝誠言，可不深信？菴之得名，癸酉 [1633] 十月，與楚中譚友夏寓其弟德清令服膺署中，曉起盥漱，見余白髮盈梳，云：「子從此別，計必住山，請擇嘉名，以名其居。」服膺亟從篋中出幅紙，俾伊兄作擘窠大字。執筆擬議，云：「子還吳，可謂葉落歸根。」遂有此目。今三字懸門首，桀桀數株，撐風蔽日，玄冬霜月，蕭蕭而下，雙童縛帚，掃除不給，齋廚爨〔按：下有脫文，或可據王士禛、沈德潛二文，補入「煙，皆從此出」等字。又，據上〈自敘小像〉、〈又題〉二文，元歎於此處應述與中峰、靈巖二高僧卜鄰天池山中事。下「以凡夫像」句前，明顯有脫文現象。〕。以凡夫像，供養賢聖，寧無福利哉！〔按：下文意未完，有脫文現象。又或「以凡夫像」及下皆錯簡衍文，亦不無可能。〕

除上引三文外，《天池落木菴存詩》集中之作對瞭解元歎生平事蹟亦大有裨益，如可據以考出元歎確切的生辰。請觀題【二六三】：

先人見背于萬曆丁酉 [1597] 臘月之望，不肖纔八齡，今再逢此歲，弱子已成老翁，是夕轉側佛室中，成二絕句

經堂如水一燈懸，雨雪聲聲滴不眠。  
惟有早梅能慰藉，曉窗相見故嫣然。(其一)

前無停積後無來，俗見中間花甲催。  
黃髮已非昔稚子，尊人亦不住泉臺。(其二)

此元歎順治十四年 (1657) 六十八歲時作。現今學界一般以元歎生於萬曆十八年 (1590)，卒於康熙二年 (1663?)，此乃以鍾惺〈徐元歎詩序〉作於萬曆四十七年 (1619)<sup>7</sup>，序中有「元歎今年三十」之語<sup>8</sup>，據之推算所得者。元歎於上引詩題中謂「先人見背于萬曆丁酉臘月之望，不肖纔八齡」。萬曆二十五年丁酉，合西元一五

<sup>7</sup> 參陳廣宏：《鍾惺年譜》（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81。

<sup>8</sup> 鍾惺著，李先耕、崔重慶標校：《隱秀軒集》，頁268-269。

九七年，上推八年正萬曆十八年，西元為一五九〇年<sup>9</sup>，可見前此學界之推算無誤。雖然，此處乃元歎夫子自道者，其價值自然超過周邊證據。

又，題【三二三】云：

年事崢嶸，賤貧無極。每至降辰，獨居深念。既抱虛生之感，復恐衍負難消。佛室虛明，稍設香花之供；齋廚索莫，久謝葷血之緣。己亥 [1659] 之秋，七月三日，年開七秩，月始生明。暑退涼臻，山空人老。僧眾雲來，未盈丈室。秋林風動，已拂袈裟。緬彼禽魚，不取亦不放；現前名德，自去而自來。椒料馨香，和盤托出。行人收徹，瓶鉢無聲。袁子寫圖，聽取口號。

此元歎順治十六年 (1659) 所作詩之長題。據上述〈先人見背于萬曆丁酉臘月之望，不肖纔八齡〉一首（及註中〈吳中數十年來……〉一首），可知元歎生於萬曆十八年庚寅，合本詩題中「七月三日」云云，可確知元歎之出生年月日為：明萬曆十八年七月三日，合西元一五九〇年八月二日。

## 二、徐波傳世詩集考述

近代以來，元歎之詩，僅見清光緒潘祖蔭 (1830-1890) 輯刊《滂喜齋叢書》收入之《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一種，寥寥小冊，僅四十餘首而已，且係摘錄本<sup>10</sup>。

元歎詩集，原刻尚存天壤間否？筆者遍檢諸家目錄，僅見柯愈春先生《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載元歎有《天池落木菴存詩》，今藏上海圖書館<sup>11</sup>。二〇一〇年隆冬，自臺飛滬，終於得償宿願，於上海圖書館覓得元歎《天池落木菴存詩》，不禁心花怒放。越數年，因緣成熟，又於同館搜求得元歎《浪齋新舊詩》，庶幾可謂皇天不負有心人矣。

元歎傳世詩集情況茲述如下。

<sup>9</sup> 另，元歎《浪齋新舊詩》題【一四三】為〈吳中數十年來，盛傳楞伽山八月十八夜一串月。余年三十七矣，未嘗一見。……今歲丙寅，秋宇澄霽。……〉。丙寅為天啟六年 (1626)，上推三十七年（虛數），亦可證元歎之生年為 1590 年。

<sup>10</sup> [明] 徐波：《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 年據光緒九年 [1883] 吳縣潘祖蔭《滂喜齋叢書》影印）。

<sup>11</sup> 柯愈春：《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年），頁 10-11。



### （一）《浪齋新舊詩》

《浪齋新舊詩》，上海圖書館著錄：「《浪齋新舊詩》，（清）徐波撰，明天啟五年（1625）刻本，索書號：線善 822907。」《浪齋新舊詩》集前有若干序文，其中董斯張序後署「乙丑秋九月友弟董斯張撰」。乙丑，合天啟五年，館員應據此而判《浪齋新舊詩》刻於是歲。

今考上圖著錄年分不確。首先，詩集前數序，細味文意，都非專為元歎此集而作者，如鍾惺序後署「時萬曆己未臘月五日竟陵友弟鍾惺書於吳門舟中」，乃作於萬曆四十七年己未歲末者；馬士英序後署「天啟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友弟馬士英撰」，可知作於天啟元年辛酉（1621）。以此，足可見不宜遽以集前序文所署年月為詩集刊刻之年也。

復次，檢元歎集中題【一二七】為〈文章之士，凋殘略盡，春事甫臨，悵然不樂，與周虛生避喧野寺，題宜修上人壁，時丙寅立春前一日〉。據題中「丙寅」，可知本詩作於天啟六年丙寅（1626）。丙寅立春，在一月七日，則此題作於一月六日，合西元一六二六年二月二日。集中此題詩後，尚有天啟五年、六年、七年之詩。如集中最後一題【一六二】為〈較刻伯敬遺稿畢有作〉，當作於天啟七年丁卯（1627）。揆諸鍾惺《隱秀軒集》附錄元歎〈鍾伯敬先生遺稿序〉後署「天啟末年大寒節後一日，門下士徐波謹述」，此序與上詩當作於同時。天啟朝共七年，天啟七年「大寒」在十二月十四日（1628年1月20日），其後一日為十二月十五日（1628年1月21日）。

總之，既然集中最後一題詩乃作於天啟七年歲末者，則其成書付梓，自不能早於此時。頗疑全書刻板竣工、詩集問世，已為崇禎元年（1628）上半年之事。（若是書乃隨編隨刻者，則仍有可能完成於天啟七年歲末。待確考。）

《浪齋新舊詩》所載詩，作期可確考者，最早為題【五】〈早春過文啟美香草垞〉及題【十九】〈和伯敬詠閨人畫蘭停筆〉，均作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集中最後一題詩即上述作於天啟七年之〈較刻伯敬遺稿畢有作〉。

綜上所述，或可知《浪齋新舊詩》一集所收元歎詩為其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七年八、九年間之作，共一六二題一七三首。

## (二)《天池落木菴存詩》

或云元歎此集乃明清之際弘儲繼起禪師「損資」所刻者（據前引徐崧、張大純纂《百城烟水》）。

現上海圖書館藏元歎《天池落木菴存詩》，以善本緘度，似為海內外孤本。上圖著錄：「《天池落木菴存詩》，（清）徐波撰，清康熙（1662-1722）刻本，索書號：線善 T347234-35。」全書凡一三九葉，每半葉八行，行十九字，不分卷，白口左右雙邊。

是書為民國王培孫先生舊藏，前有王氏題記、鈐印（印文曰「王培孫紀念物」），後有陳乃乾（1896-1971）跋文、鈐印。讀王氏題辭，知書原為一冊，王氏收得後，重裝為二，並謂或為其有生之年搜購明清之際書籍之最後一種云云。柯愈春先生《清人詩文集總目提要》以「二卷」載記，誤。

《天池落木菴存詩》書前有元歎短序，云：「居今之世，處今之日，可不必詩矣！詩，亦不必存矣！歲月淹纏，楮墨驅遣，既成句身，遂難割棄。存之偶然，無心傳也。傳亦有命，無心工也。丁亥臘月頑菴徐波記。」集中第一題詩為〈丁亥正月二日蒼公六十生日〉。丁亥，即清順治四年（1647）。循此思之，頗疑是年元歎有結集出版之意，而事不果，因《天池落木菴存詩》所載詩遠遠超過其順治四年之作。（及後，至刻《天池落木菴存詩》時，或元歎不欲再寫新序，聊以上述小引置書首以塞責，又或司其事者已非元歎本人，編者逕取該小引置書前，亦未可知。）

《存詩》最後四題詩為：題【三四一】〈虞山先生八十初度小詩奉祝〉、題【三四二】〈壽王奉嘗烟客七十〉、題【三四三】〈從靈岳送和尚赴海鹽祖庭之請（六月初五）〉、題【三四四】〈束裝復停月許，似不欲遽捨我輩，以大旱時發，故有第二作〉。虞山牧齋八大壽、王時敏烟客七十初度、靈巖繼起弘儲禪師往主海鹽祖庭，均順治十八年辛丑（1661）之事。牧齋生辰為九月二十六日，烟客生辰為八月十三日，而據元歎詩，繼起儲禪師赴海鹽為七月間事，則元歎贈牧齋及烟客之詩，理應次於送別和尚之詩後。惟是年牧齋八大壽，錢曾等於元夕即攜樂府預賀。無獨有偶，是年烟客七十初度，親朋子姪亦請於新正預祝，開讌累日。然則元歎書贈牧齋及烟客之詩作於是年初或稍後，亦不足為奇也<sup>12</sup>。

<sup>12</sup> 牧齋事，參方良：《錢謙益年譜》（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2013年），頁242-246「辛丑年（1661），清順治十八年」條。烟客事，詳《奉常公年譜》「〔順治〕十八年辛丑，七十歲」條。

總而言之，觀《存詩》首末所載，知此集收元歎自清順治四年元月至順治十八年七月間之詩，共三四四題四四九首。

### （三）《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

清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葉廷瑄（調生，1791-1868?1869?）<sup>13</sup> 偶從蘇州通濟菴處借得元歎《浪齋新舊詩》、《落木菴詩》（應即《天池落木菴存詩》）、《補遺》三集，就己之賞好，錄成一帙。四十餘年後（據下引陳乃乾文），吳縣潘祖蔭於同治、光緒間(1862-1908) 輯刻《滂喜齋叢書》，乃取葉氏所抄者刻為《徐元歎先生殘藁·浪齋新舊詩》。

《徐元歎先生殘藁》後有葉廷瑄、潘鍾瑞（麟生，1823-1890）二跋，頗可反映清末人對元歎詩之感想，及《徐元歎先生殘藁》刊印之始末，不無參考價值，茲過錄如後。

葉廷瑄跋云：

癸卯 [1843] 三月四日，偕序伯過白馬澗訪通濟菴覺阿上人，飯蔬於五百梅花草堂中，茶話抵暮而返。案頭見元歎先生《浪齋新舊詩》一冊、《落木菴詩》二冊、《補遺》一冊，假歸讀之，錄存此帙。先生高風清節，世所共知。詩如其人，純乎山澤之氣。是帙祇就我意錄之，非謂先生之詩之美者盡在是也。瑤草〔馬士英〕一序，佛頭著糞，然語能入微，存其文正惡其人之聰明自誤爾。苕生葉廷瑄識。<sup>14</sup>

潘鍾瑞跋云：

余與調生丈避地申江，樂數晨夕。近日余移寓城中，稍稍間隔，暇出北城訪

見〔清〕王寶仁編：《奉常公年譜》（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8年《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66冊影印清道光十八年[1838]刻本），卷3，頁13b-14b。繼起事，《宗統編年》卷三十二「辛丑十八年」下有云：「靈巖儲和尚住金粟。」見〔清〕紀蔭編纂：《宗統編年》，收入《卍新纂續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7年），第86冊，第1600經，頁308c。木陳道忞(1596-1674)《布水臺集》卷二十五〈告寂音尊者文〉亦云：「前秋辛丑繼起住金粟。」見〔清〕釋道忞：《布水臺集》（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30冊），卷25，頁5b。

<sup>13</sup> 葉廷瑄，號調生，自號龍威遶隱，吳縣人。廩貢生出身，曾為候選訓導。淡泊名利，一生以考訂經史為樂，著有《吹網錄》、《鷗陂漁話》等。

<sup>14</sup> 見《徐元歎先生殘藁》，頁1a。

丈於普安里，丈亦新移寓也。談次出示此卷。元歎先生詩，清逸在骨，不落凡纖，即士英序語，亦復超妙，相與寄託之。或謂此序宜割去。夫當士英擅政時，以清職羅致先生，先生拂袖竟去。想其友朋之間，方將割席；席可割，而序不可割乎？然先生晚年，曾不以士英既敗，而彙中遂去其序，殆亦不以人廢言耳。幸附先生，流傳至今，亦何弗仍存之？善夫調生丈之言哉。因附錄於後云。同治紀元壬戌 [1862] 四月，郡後學潘鍾瑞跋後。<sup>15</sup>

潘祖蔭彙輯《滂喜齋叢書》（前後四十餘載從事於斯），為何不全刻通濟菴所藏元歎三集，而僅取葉氏所錄四十餘首為《徐元歎先生殘彙》？此事頗為費解。也許從葉氏借讀通濟菴藏本，到潘氏刻書時，元歎之書又不復蹤影，無法覓求？文獻不足，已無從考知矣。

#### （四）《天池落木菴存詩》現代學者之題跋

現上海圖書館藏《天池落木菴存詩》頁面上，載王培孫先生題記一、陳乃乾先生跋一，均手書，紀念意義與學術價值兼備。王氏為近現代教育家、藏書家，留心於明清之際文史者。（王氏曾箋校蒼雪讀徹 [1586-1656]《南來堂詩集》。本書箋釋，借助於是集及其註者甚夥。感甚！）陳氏乃近現代版本目錄學大家。王氏所撰入藏題記甚富情味，而陳氏所為跋文，則甚具學術價值，具錄如後。

王培孫於重裝本第一冊前題記：

三十六年 [1947] 雙十前，在大同坊突患泌尿症。命學專家袁君數年前為余推算，給命書一紙，至七十六歲為止，後皆空格，蓋無命可推算也。余默念是年當離世。病一星期，遷居瞿直甫醫院，經陳邦典醫師療治，至明年立夏前離院。卜居俞家宅三號休養，無所事。秋間，北京通學齋郵來《落木菴詩》一冊，知余云無是書也。病中得此，喜出望外，想余搜購明清間遺集之最後一次矣。重裝二冊。

陳乃乾庚寅年 (1950) 跋云：

余嘗讀錢牧翁寄徐元歎詩，慨然想慕其為人。元歎於明遺民中，最為老壽，詩名震一時，而遺集不少概見。據諸家稱述，所著有《采蠹》、《就刪》、《謚蕭堂》、《落木菴》諸集。今通行者，僅潘氏《滂喜齋叢書》刻《浪齋新

<sup>15</sup> 同前註，頁 1a-b。

舊詩》十葉而已。滂喜所據，乃潘慶生（鍾瑞）傳寫葉調生（廷瑄）鈔本；調生則鈔自通濟菴覺阿上人。當時通濟菴所有者，除《浪齋新舊詩》外，尚有《落木菴詩》二冊、《補遺》一冊，惜調生所鈔僅此。至滂喜刻書，距調生見時，已隔四十年，通濟菴原本，殆已無可追蹤，故所刻亦僅止於此。今距滂喜刻書時，又六十餘年，而此《落木菴詩》原刻本，竟為吾友王培孫先生所得，不可謂非快事已。

余假歸披讀，並與潘刻互勘，知《落木菴存詩》為順治四年[1647]至十八年[1661]之作，距元歎之卒尚二年。通濟菴所有《補遺》一冊，當即此二年中所作。又據天啟元年[1621]馬士英序云：「去歲讀元歎詩，則《就刪》妙於《采蠹》，而讀近日詩，又妙於《就刪》」，則《采蠹》、《就刪》兩集，為元歎天啟以前之作可知<sup>16</sup>。至《浪齋新舊詩》所載四十三首，自〈天池看梅〉以下十六首，乃自《落木菴詩》選出，序次皆同。前二十七首，皆作於順治四年以前，蓋從元歎前後諸集中摘鈔而成<sup>17</sup>，非元歎自定之稿，且卷首馬士英序亦從舊集移置，非為《浪齋新舊詩》而作也。

猶憶十五年前，余佐培孫先生輯蒼雪《南來堂詩注》時，翻閱明清間集以百數。偶獲新證，欣然告語。此情此景，宛在目前。今年九月，余袖《華山三高僧詩》，訪先生於俞家宅寓邸。先生亦出示此冊，蓋皆曩年求而未見之書。交相傳觀，喜可知也。先生雖病臥經年，而神志不衰，愛書之殷如故。我知《采蠹》、《就刪》、《謚蕭》、《補遺》諸編，必將繼此而有獲。天假我年，庶幾擺脫塵事，從公於荒江寂寞之居，再為元歎詩作箋註。姑書此以為券。

庚寅秋九月既望海寧陳乃乾跋於上海志館

## （五）《落木菴詩集輯箋》收錄情況

本書含五部分內容。

第一部分，收入元歎《浪齋新舊詩》，共一六二題一七三首詩。第二部分，收

<sup>16</sup> 按：馬士英序後署「天啟元年辛酉五月端陽前三日」，故陳氏有此判斷。

<sup>17</sup> 觀此數語，知陳氏亦無緣得讀元歎《浪齋新舊詩》，蓋此二十七首俱見於《新舊詩》，非其所謂「前後諸集」也。

入《天池落木菴存詩》，共三四四題四四九首詩<sup>18</sup>。

第三部分為「徐波集外詩」。諸詩乃謝正光先生與筆者輯錄自明清各詩選及別集者，今依體分類，以清眉目。此部分蒐得元歎五古十二題十二首，七古二題二首，五律二十八題二十九首，五排三題三首，七律十三題十四首，七絕九題十首，偈一題四首。鉤沉拾遺，得元歎集外詩共六十八題七十四首。

綜上所述，《落木菴詩集輯箋》共載元歎詩五七四題六九六首。

詩章以外，復蒐得元歎書札、序跋等，共十六篇，收入本書第四部分之「徐波文輯佚」。

本書第五部分為「唱酬題詠」，蒐得元歎友朋投贈詩文及後人題詠之作，共八十七家，各體詩二一八首、文十八篇、書札十通，茲據作者生卒先後排列登錄。

### 三、徐波研究現況

研究元歎的專書尚未之見，學術論文亦罕見<sup>19</sup>，但學者論次明末清初竟陵派譜系，多述及元歎，以其為重要成員。錢謙益與元歎之交誼與文字因緣，筆者前此雖已稍為梳理<sup>20</sup>，但仍有更深入論述的空間。至如考論明清易代之際遺民詩人詩歌，元歎其人其詩亦一常見話題。偶見研究清初吳中一帶佛教社群及文士之習禪修定者，元歎也在討論之列。茲概述學界現時對元歎之認識如下：

#### （一）徐波乃竟陵派後勁

元歎與竟陵派領袖鍾惺、譚元春、蔡復一(1576-1625)等友好，學界重構竟陵譜系，不忘記上元歎一筆，如陳廣宏《鍾惺年譜》，敘及元歎之處不在少數<sup>21</sup>；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也置元歎於竟陵一脈，與蔡復一、商家梅、劉侗、于奕正、沈

<sup>18</sup> 覈對《徐元歎先生殘藁》與上二集之關係：《殘藁》共41題43首詩，其中27題出自《新舊詩》，另14題16首摘自《存詩》，並無他書材料。職是之故，本書僅錄存《殘藁》之目，以備考核，不重複刊錄正文。

<sup>19</sup> 海霞著有《徐波研究》，為2014年提交黑龍江大學之碩士論文，對收入本書的元歎二詩集作了初步考察，有一定參考價值。

<sup>20</sup> 可參拙著：《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中央研究院，2012年），頁384-386。

<sup>21</sup> 參陳廣宏《鍾惺年譜》。

德符等合論<sup>22</sup>。

陳廣宏又著有《竟陵派研究》，於〈發展前期：《詩歸》盛行與「竟陵一脈」成為時響〉一章中，從《詩歸》之盛行，與萬曆末鍾、譚往遊吳越、廣交文友、舉文社等面向著眼，論述鍾、譚如何與吳中詩人元歎締交，並助其邀得時譽之情形：

鍾惺在蘇州地區的遊歷有一個最大的收獲，那就是在如雲名士之中發現了徐波這樣一位塵封已久的詩才。……之後，鍾惺特地至徐波浪齋造訪，……顯示了鍾惺對這位三十歲的晚輩詩人青睞有加；別吳之日，徐波送至虎丘，鍾惺有詩贈別，殷殷寄予厚望。就在此際，他欣然為徐波作詩序傳之於世，而使其有詩名。<sup>23</sup>

鍾惺序元歎詩，有「予苟於今，亦苟於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之語，陳廣宏認為：

這真是鍾惺對人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如此贊語出自不輕易許人、更不諛順的鍾惺之口，實在值得追究，關鍵的關鍵還在於鍾惺似乎尋覓到了在才質、性情及為人處世方式上與自己有極相中處的儔匹，其相中程度甚至在自己與譚元春之上，……這使得徐波在成為鍾惺晚年最為投契的小友之同時，也成了竟陵派在這個時期最為重要的同志。<sup>24</sup>

陳氏此論，表出明亡以前元歎於竟陵派中的地位及意義，乃據元歎〈遙祭竟陵鍾伯敬先生〉及若干鍾、譚相關詩文推論而來者。而元歎《天池落木菴存詩》載有不少追憶鍾、譚之作，也有與竟陵人士交遊、投贈之什，大可藉之進一步瞭解入清以後元歎與竟陵派的關係。此為學界未曾著眼的角落，對竟陵派餘波的考察，不無意義。

## （二）以明遺民視徐波

清中葉沈德潛〈徐先生波傳〉有語云：「吳人士或目為迂人，或目為詩老，或目為枯禪，而識者稱為遺民，庶得其真云。」明白揭出元歎為明之「遺民」。學者對元歎的遺民身分，向來無置疑者。嚴迪昌《清詩史》於〈顧炎武與吳中、秦晉遺

<sup>22</sup>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年），頁192-199。

<sup>23</sup> 陳廣宏：《竟陵派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8。

<sup>24</sup> 同前註，頁279。

民詩人網絡——兼說遺民詩僧〉一章中述及元歎，置其於「徐枋等吳門隱逸詩人」的脈絡中討論<sup>25</sup>。關於「吳門遺民詩人」，嚴氏說：

明亡以後，吳中地區的遺民詩群無異於一個盤根錯節的隱性社會，他們的生活和生存形態為中國隱逸文化的研討提供著極豐富的史實，對詩文化的審視當然也同樣別具價值。<sup>26</sup>

如果說「逃之盟」是曾經以集群形態存在過的一翼，那麼，如徐枋以及在他的〈懷人詩〉、〈懷舊篇長句一千四百字〉、〈五君子哀〉等詩中提到的一批呈散點狀態的遺民詩人，則是近於枯禪式守志固窮者的另一種類型。<sup>27</sup>

嚴氏以徐枋為吳中隱逸詩人的典型，而循著徐枋懷人懷舊之作論及元歎，說：「徐波詩屬竟陵一派，清淒入骨。」<sup>28</sup>其評元歎〈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中「霜蔓懸瓜重，風庭聚葉圓。殘燈連曙鳥，眾響入鳴泉」二聯云：

心魂危懸，形如風葉，殘燈枯樹，心似亂泉，詩人提供的是一種獨異的審美色調，又是三吳遺民普遍心態的表露。<sup>29</sup>

嚴氏對明亡以後吳中遺民詩人群性格的勾勒自不無見地，而「枯禪式守志固窮者」，亦學者對元歎的普遍認識。但有必要追問的是，元歎入清以後詩作，究竟有多少遺民成分？其「遺民性」是深是淺？相對於與元歎合論的徐枋、姜埰、歸莊等人，其異同又何在？且竟陵詩風與遺民詩人詩作相提並論的合理性基礎為何？

夷究其實，嚴氏據以論述元歎的材料似不出《徐元歎先生殘藁》（甚或僅以諸志傳、詩選等材料為據亦不無可能），而元歎刻於明天啟末之《浪齋新舊詩》已收入〈宿弁山積善寺同周虛生作〉一首，嚴氏「遺民」云云，恐屬想當然耳<sup>30</sup>，且全詩實在看不出遺民之思的具體表現。再進一步言，元歎詩結聯云「愛此清虛夜，與君得晏眠」，不無閒適自在之感，嚴氏「心魂危懸，形如風葉，殘燈枯樹，心似亂泉」之描畫，也大有斟酌的餘地。不過，筆者於此，其實無意檢討嚴氏對元歎詩的

<sup>25</sup> 嚴迪昌：《清詩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275-276。

<sup>26</sup> 同前註，頁269。

<sup>27</sup> 同前註。

<sup>28</sup> 同前註，頁275。

<sup>29</sup> 同前註，頁276。

<sup>30</sup> 此外，刊行於崇禎十七年（1644）之《明詩平論（二集）》（臺灣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藏本）卷十四收錄徐波此詩（題作〈宿弁山寺同周虛生〉），亦可證此詩實作於明亡以前。



「斷章取義」或過度詮釋，只欲循此指出，藉著作期幾乎涵蓋順治一整朝的《天池落木菴存詩》，研究者今後可以比較具體、深入地探論元歎的思想與感情，理清元歎「遺民」之稱的實質內容與意義，並深化吾人對清初「遺民」與「遺民詩」的認識。

### （三）錢謙益袒護的竟陵派詩人

明清之際，錢謙益攻訐竟陵派不遺餘力，斥之為「亡國之音」、「詩妖」<sup>31</sup>。元歎其人其詩屬竟陵一脈，此世所共知者，而錢氏對元歎卻從無批判、譴責之辭，反而賞讚不已。這個矛盾的現象該如何解釋？嚴迪昌於《清詩史》中說：

徐波詩屬竟陵一派，清淒入骨。與前述諸家宗旨殊而心相通，乃時代使然之典型例證。故錢謙益也不能貶一言，反而贈詩稱：「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sup>32</sup>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在探討元歎《徐元歎先生殘藁》中馬士英的序文時論道：

其實，馬、錢痼疾即在名利薰心。徐波的淡泊名利，使他在明末保持個體清醒，鼎革後保持個體獨立，作為孤節遺民，徐波憔悴苦隱，〈落花〉吐寫孤情……。錢謙益攻訐竟陵鍾、譚，但對徐波特加推重：「天寶貞元詞客盡，江東留得一徐波。」無論出於鄉情私交，還是出於文學批評家的良知，這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徐波的詩歌成就。<sup>33</sup>

二氏之論，總結了兩項原因，即「孤節遺民」以及「鄉情私交」，以之理解錢氏何以痛砭竟陵鍾、譚，而獨袒護吳門竟陵巨擘元歎。二氏之說入情入理，自有見地。然而，除此以外，設若我們不故步自封，不自囿於「竟陵」、「遺民」、「鄉情私交」的視閥，也許我們還可以探問，元歎詩在竟陵一體以外，是否尚有他體（與其竟陵詩風並行者），因而贏得錢氏的青睞與讚譽？或者，也不妨如此考量：錢氏固知元歎以竟陵體名家，但因徐詩尚有別種風貌，故其對徐氏推許不置，自知可自圓其說？

<sup>31</sup> 可參拙文：〈錢謙益攻排竟陵鍾、譚新議〉，《牧齋初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8年），頁1-42。

<sup>32</sup> 嚴迪昌：《清詩史》，頁275。

<sup>33</sup> 李聖華：《晚明詩歌研究》，頁199。

## 四、徐波研究進一步的開拓

元歎之《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及相關文獻有豐富的研究價值，試舉數端如次：

### (一) 可供探論徐波其人其詩於明季清初文學生產場域 (field of literary production) 中升沉的原委

如上文所述，元歎有詩名於時，眾口交譽。然而，令人費解的是，元歎其人其詩終究如曇花一現，後世知之者甚渺。元歎可說是一位被歷史遺忘了的詩人。也許，元歎可為我們提供一個研究個案，探論明清之際詩人如何獲得大名、其活動及影響範圍，以及為何淡出於後世的記憶。此一研究方向，關乎明清之際文學生產場域的種種構成條件與能量；詩人作為行動者 (agent) 的特徵；以及明清詩學風氣的嬗遞與轉移。

### (二) 可探究《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之文學、詩學與時代意義

重新發現、閱讀《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及相關文獻，無異於重新發現明清之際詩人徐元歎。晚清以降，學人只能讀到元歎載於《徐元歎先生殘藁》的四十餘題詩，而《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及編者所收集的元歎集外詩在數量上幾為《徐元歎先生殘藁》的廿倍，為研究者提供了相對豐富的素材。《新舊詩》為元歎於晚明萬曆四十七年至天啟七年八、九年間之作；《存詩》所收詩，則為其入清後順治四年至十八年間之作，涵蓋時段約為順治一整朝。可以說，元歎此二集詩保存了由明入清一吳地詩人的思想、情感與生活經驗。學界過去對元歎的認識相當片面，或目其為「明末竟陵派吳門四詩家」之巨擘，或只知其為錢謙益之同輩摯友，或視其為隱士、枯禪，或稱其為明之遺民，惟此種種稱謂背後的實質意義為何，過去因其詩集不傳，文獻不足，無從考論，而現在通過本書，可較多元、深入地研究元歎其人其詩了。此一探論方向，涉及明清之際竟陵詩派於江南吳中一帶的傳承與演變、錢謙益虞山詩派之交遊網絡，以及詩人徐元歎於易代之際的生存經驗及其詩作的特色與意義。

### （三）可探論錢謙益與徐波之交誼及此於錢謙益研究之意義

常熟錢謙益與蘇州徐元歎年齒相近，虞山去吳城才百里，錢與徐乃由明入清垂數十年之摯友、法侶，二人情誼，至老尤篤。元歎又為「竟陵派吳門四詩家」之一，瓣香鍾惺。錢謙益於明季清初，攻排竟陵鍾、譚最力，詆之為「詩妖」、「亡國之音」，而檢錢氏諸集，卻從無嚴言苛詞及於元歎，反而對徐推許極至。這是一個頗堪玩味的現象。先於筆者，清乾隆朝沈德潛已置疑於此，云：「元歎少年任俠，後工詩，之楚中，交竟陵鍾、譚二公，晚歸老落木菴，以枯禪終。生平詩近鍾、譚體。牧齋痛貶鍾、譚，而於元歎獨許之。」<sup>34</sup> 我們有必要思索錢氏作為明清之際文壇宗主之批評立場及其詩學主張，以及考慮，元歎詩雖云近竟陵鍾譚體，其作有無逸出竟陵「深幽孤峭之宗」（錢氏語）而為錢氏可以接受並欣賞者？此一探論，關係到元歎詩歌的創作實踐及特色，以及錢氏虞山詩派與鍾、譚竟陵派調和之可能。

### （四）可考論徐波與明清之際名僧及居士之交往以及徐波禪居禪修之具體情況

明清之際時人有以「枯禪」目元歎者，此固不無道理，蓋元歎確係虔心學佛之人。但我們要是想像元歎隱居深山，影單形隻，鎮日掩關禪修，不問人事，則謬矣。元歎之同道法侶甚夥，屢屢現身其詩文中。覽之，可見元歎與彼等往來密切，相互訪晤，同遊共修，樂也融融。本書「唱酬題詠」部分，即輯有蒼雪讀徹、弘儲繼起、僧鑑曉青等題贈元歎之詩，可參看。又如《南來堂詩集》附錄二引《宗統編年》一則，略云：「〔弘〕儲住靈巖。每歲二三月間，草花滿田野。八九月間，白雁清楓天氣。一竹輿由中峰而天池，飯于落木。故儲輓辭有『寥寥今古幾知心，慚愧虔公與道林』之句。」<sup>35</sup> 吾人覽此，不難想像元歎與諸法友之交遊情況。通過《浪齋新舊詩》、《天池落木菴存詩》及相關文獻，我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重構吳地一特定佛教社群的交遊網絡，瞭解他們的互動方式、修行的具體內容、日常生活的點滴及所思所感。元歎此二集詩，可說是其禪居禪修的「手記」(journal)，也是明清之際吳中禪林的一份重要文獻。

<sup>34</sup> 沈德潛選編，李克和等校點：《清詩別裁集》（長沙：嶽麓書社，1998年），卷6，頁183。

<sup>35</sup> 王培孫輯注：《王氏輯注南來堂詩集》（臺北：鼎文書局，1977年），附錄卷2，頁4a。

## 本書編撰分工說明

本書由謝正光教授及筆者合作編撰而成。元歎詩集原文的編輯、標點、校訂，以及本書的整體編次、文字統整，由筆者承乏。「箋釋」部分，主要由正光教授負責，對詩中涉及的時、地、人、事加以考釋，並提供不少相關文獻，以期為讀者進一步研究元歎其人其詩，奠下一定基礎。此外，「徐波集外詩」、「徐波文輯佚」、「唱酬題詠」三部分，由正光教授及筆者合作完成。

本書得以出版，華南師範大學蔣寅教授、復旦大學陳廣宏教授、上海古籍出版社張旭東先生給予了大力支持與幫助，謹此深表謝忱。上海圖書館古籍部諸先生、女士亦襄助不少，謹此致謝。本書之整理，門人陳建銘君、胥若玫君、范雅琇君、鄭淇丰君等協助編輯、收集材料、校對，貢獻良多，在此也一併謝過。

二〇一九年秋嚴志雄識於香港中文大學